

## 《天天向上入門須知》

### — 榮念曾竹棚花牌裝置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四字成語是了解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入門初階。而香港的俚語，也可以是分析香港文化的入門須知。在傳統民俗小說裏我們常常讀到「看天做人」和「替天行道」兩句成語俚語。小時常常問這句成語俚語指的「天」是什麼？天是天氣嗎？天是不可理喻的權威嗎？什麼是天子？什麼是天主？為什麼是天子？天子和天主誰大？小時的想法「看天做人」是提醒大家要看天氣預報，可以幫助決定出門帶不帶雨傘；或許看的天是季節陽光雨水，用來預測年度耕耘收成。「看天做人」消極的偈後語會不會是「天有不測風雲」，所以又有「天意難測」或「天地不仁」的說法？「看天做人」因此帶動了悲觀唯心的認命和宿命，出現了臣服上蒼的求神拜佛，或迷信神佛代言人或更高權威的社會現象。但是民間的智慧還是深遠，老百姓通過實踐開始分析天文地理四季氣候，開始了解社區生態，以唯物態度去處理或解放對「天」帶來的挑戰。民間的創意無窮，民間學問是實踐實用的認知學問。民間文化是知行合一的求存文化，無論是儀式習俗或工藝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有機藝術。

我認為創作可以唯物。「天天向上」這句成語也可以和「入門須知」這句俚語同樣地唯物，也可以同樣辯證及實事求是。我為史密松尼博物館民俗節創作的裝置就是由「天天向上」和「入門須知」的概念開始。我的創作是一件基本上由竹枝造成，深六米高十米闊三十三米的大型城門。我用竹子將香港工藝竹棚技術結合工藝花牌技術，以竹為基的視覺藝術結合以竹為本的聲音藝術，這是一次將傳統創作結合當下創作的裝置試驗。竹棚和花牌以及竹風鈴都是南中國民間實用藝術中最突出的工藝創作，它們都是過去多少年藝術家們累積對民間社區儀式和臨時裝置的一種論述。在民間工藝的基礎上，除了發展材料、建造和對本身創作歷史以及材料再用的辯證之外，也是間接地對民間環保美學及信息傳遞作出「當下」的註腳。傳統花牌裏文字賀辭佔了重要位置，我將所有賀辭文字，都和「天」字有關，其中最大的字體賀辭是「天天向上好好學習」；次一等的都是由「天」字開始的成語俚語。我在最近創作的六十四句由「天」開始的成語遊戲中，選了應時的十六句，包括天公作美、天馬行空、天公地道和天上人間等。中型字體的文字是傳統花牌賀辭的支援組織，包括梁潔華基金會，香港設計委員會，辜文亮基金會，西九龍文化區等。小型字體則是列出這次民俗節「中國主題部分」參與的所有個人及團體。最上一排賀辭空間我填滿「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的《道德經》。我相信創作本質還是接近老莊，是回應大千順應自然而不是評議大千抗議自然，借它點題還是恰當。而這些認真和遊戲的文字混雜跨越在一起，就如大紅、亮綠和寶黃顏色相互衝撞搶位，正好是民俗工藝的力量。

香港民間創作之傳統精神在於大膽實驗，開放互動，無孔不入，合作對話。中國傳統民俗藝術同樣推崇包容率性和集體創作，合作對話和集體創作的概念可以是對當代主流創作的一種註腳。老實說，中國民俗藝術的順應自然包容本質其實同時含蓄地在叛逆，也是因為這樣叛逆的生命力，民俗藝術才能累積成為今天民間獨特的智慧；我們在民俗創作的凌亂和繁瑣表象中認識俗艷裏面的秩序。許多年前，我以「天天向上」創作了沒有嘴巴的小孩「天天」，發展成指着天仰望的雕

塑。兩年前，我公開邀請了香港不同階層、背景、年齡對創意有興趣的朋友們，一起各自在「天天」的雕塑上加減乘除移形換影，各自發揮大家的建構解構理念。在香港和米蘭展出，正好顯示香港當下的現象。我選了其中三十二個作品，並將他們創作形象穿插在《天天向上入門須知》的裝置裏，觀眾們通過三十二位朋友和我合作的「天天」們，應該可以感覺並認識香港，以及她多元跨界的動力。我認為發明筆墨和紙等工具的應該是創意人士，開創畫廊博物館藝術節概念的一定也是創意人士，首創文化評論藝術研發的更應該是有視野有策略的文化工作者，確立文化政策、推動文化、反思營造文化環境的更一定必須是有辯證的文化工作者；而這些工作者才是真正天天向上的藝術家。

榮念曾 寫於香港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